

* [中国侠文化]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今古传奇武侠版 合办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大陆新武侠小说从2001年肇端以来,已经走过了从兴起(2001—2003)、繁荣(2004—2005)到转折(2006—2007)的不同阶段,在取得丰富创作实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迟滞和停顿;一些作者沉溺于自我的良好感觉而出现了自我重复的倾向;大众文化时代华丽审美大氛围中的网络游戏“设定性”和商业广告“新异性”造成了小说结构和主题的模式化;商业层面的市场炒作导致了从创作到传媒各环节都有的浮躁情绪;等等。因此,当大陆新武侠小说的第一代作家如“凤步榭沧”等开始出现分化并“各奔前程”之后,作家们虽然仍旧在努力创作,其创新程度却大大减损;而且,第二代作家虽然人数众多,远远超过第一代作家,却难有较为突出的作家作品脱颖而出;武侠传媒也开始出现分化,期刊月销量下降,图书难有“畅销”的盛况;唯一尚可称为“兴盛”的是武侠电影,票房一路持续走高,然而,在高额经济收入的背后,在张艺谋等人那里难免可以看到作品主题和情节愈加简单化,在陈可辛等人那里难免发现武侠的类型特征被

悄然偷换。由此,可以认为,当今仍然“活着”的武侠小说,肢体需要进一步强健,心态需要进一步调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总结纵向的前辈文学经验,借鉴横向的同代文学经验,都无可回避地成为大陆新武侠突围的必由之路。本期栏目的两篇文章,就是从这样的进路出发的。江智利在长期研究福克纳的基础上,发掘了福克纳和大陆新武侠共同具有的后现代特征,从乡土的后现代、身份的后现代、颠覆的后现代三个方面出发,讲述了福克纳的成功经验,也发掘了时未寒、步非烟、方白羽等大陆新武侠作家作品中已经显露的后现代端倪,由此出发,大陆新武侠可以更加具有时代性。肖显惠的文章发现,大陆新武侠距离写实非常遥远,其虚拟性的过度表现,已经成为大陆新武侠的一个缺点,那么,借鉴“新写实”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引领大陆新武侠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使之更加贴近时代,更加贴近生活。当然,理论终究是滞后于创作的,大陆新武侠的繁荣,最终还需要作家们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论福克纳与大陆新武侠小说的后现代特征

江智利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8)

摘要:福克纳和大陆新武侠小说作家们都以超越小说现代性的姿态,运用后现代主义视角,从乡土角度表现了虚拟的“约克纳帕塌法”王国和“后江湖世界”,又从身份探索角度表现了“身份危机”与“身份混杂”,从解构颠覆的角度分别表现了“颠覆自我”与“颠覆世界”。福克纳和大陆新武侠小说家们的小说的后现代特性,表现了全球化大语境之下文学发展的相似性。

关键词:福克纳;大陆新武侠;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3-0035-04

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文本的自我观照导致了各种艺术形式之间传统界限的普遍消失,这早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批评不言而喻的定论,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福克纳和大陆新

武侠小说作家们正是从后现代视角表现了他们的深刻性。福克纳“借助神话把美国南方历史的反思与对人类命运的关系思索联系在一起,使得他独创的约克纳帕塌法神话世界不仅成为美国南方的缩

* 收稿日期:2008-03-10

作者简介:江智利(1965-),女,重庆江津人,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2006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福克纳与金庸小说比较研究”(06jwsk0100),项目负责人:黎明。

影,而且成为全人类的象征。这也是福克纳以人为本,以人性为观照对象,阐释人生乃至人类命运的根本目的。他在寻找人类精神世界客观对应物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物我无痕、主客一体的至高境界。他艺术的深层魅力来自于他所表现的生活现实本身蕴含的哲理,是他对人生世界的一种直观的哲学顿悟与把握”^[1]。而“大陆新武侠江湖中活动着的那些勇者,‘无望之希望’构成了他们的后现代语境,‘人之精神’构成了他们的现代追求。可以说,大陆新武侠具有独创精神的江湖,就是这样一种后现代语境之中的现代追求”^[2]。大陆新武侠纠结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创作走向,成为大陆新武侠不同于前代武侠传统的独特之处。大陆新武侠由此而与福克纳等西方小说有了某种共鸣,这深刻地说明了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语境中,大陆新武侠与世界文学发展的相似性和趋同性,这也成为大陆新武侠继续发展前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一、乡土的后现代：“约克纳帕塌法”与“后江湖”

福克纳与大陆新武侠小说家们的创作都是以本土为创作背景,洋溢着本土的山川河流、人情风物的乡土气息。他们通过构建一个本土的自足世界体系的自在发展,展现了本土文明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史进程。福克纳穷尽一生都以“约克纳帕塌法”王国为背景,他“就是用尽一生的精力也无法把它写完,只有把现实升华为神话,我才能把我可能拥有的才华发挥到极限。它向我打开了一座埋藏着丰富人性的金矿,我用它创造了一个我自己的宇宙”^[3]。面对当下世界价值体系的失落,福克纳首先表现了他对“精神家园”的呼唤,将“约克纳帕塌法”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运用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发掘人物内心生活,深刻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他所表现的大自然与人类现代社会的关系,无不说明人类的进步与成熟意味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类只有返璞归真,抛弃财势及随之而来的罪恶,才能找到自己丢失的本性并获得自由。福克纳呼唤人类精神家园的声音充满力度,这是与命运搏斗的声音。在他对社会的深思和叹息里,一种对人类生存和生命关切的悲怆感由此而来,而在悲怆里有人,有历史,有沧桑,有大自然,有生命的亲切呼唤和心灵震颤,有周而复始的更替和对人类的潜移默化的铸造。这就是福克纳悲天悯人的大情怀,是后现代的“自我反射性”所表现的对“过去的批判性反思”,但又绝不是怀旧式的回归。福克纳小说的内涵,在深层次上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它渗透着解构现代商业文明的主流文化,质疑现代性所确定的绝对性和统一性的后现代精神。

在大陆新武侠小说中,“后江湖”成为21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独创的一种表现了特殊文化的文学场景。“他们的江湖,不如说是由强弱不同的公司组成的一个共和国,决定江湖运作行动的,有除暴安良,也有爱国锄奸,但决定性因素却是利益与生存的冲动。所以这种江湖是一种结构性的、平衡性很强的江湖,不像金庸那样具备两极性,也不像古龙那么具备不可知性,不像温瑞安的江湖那样盲目。可以权且将之称为由诸多因素混杂并发挥作用的后江湖。”^[4]大陆新武侠的“江湖”由此而与传统的“江湖”有了巨大差别,成为后现代的“后江湖”。在这里,一些固有的传统概念在江湖中消失或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以善恶为中心的二元结构的质疑和解构。较为典型的,比如时未寒的“偷天换日”系列,林青反对明将军的专权,如果按传统侠义观,林青就是一个抗暴的“大侠”,小说的结局无疑应该以侠义的胜利来彰显“行侠仗义”的神圣性,换句话说,明将军作为朝廷政务的主宰者而不行“仁政”,那就是侠义敌人,而林青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型实践者。然而,“后江湖”却并不像传统“江湖”那样容易善恶判然:正是明将军的专权,才有了内忧外患时世之下社会的稳定,而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稳定结构”。那么,林青要打破这个结构,需要极大的勇气当然是其必要前提,有了这样的前提他才能成为“侠”。但其效果如何呢?所以,时未寒在《绝顶》里让林青和明将军决斗,最终却是以林青的失败而告终。时未寒自己解释说:“执着的并非就是正义”,“但在那个年代,人们无从用一种客观态度判断好坏,他们想做的、要做的,只不过是他们认为必须做的”,“惟有在大是大非的关头,他们才会体现出决不同常人的执着”^[5]。所以,有学者因此认为,这就“标志着大陆新武侠进入的‘后金庸’并不简单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层次概念”,而大陆新武侠的“后江湖”就正是这样一种“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追求”^[2]。

二、身份的后现代：“身份危机”与“身份混杂”

现代主义模式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因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而无法确定,而后现代主义模式认为个人身份只能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福克纳和大陆新武侠小说也都对“个人身份”进行了反思和质疑,其目的在于探索对“个人身份”内在冲突的理解。

在福克纳《八月之光》中,主人公克里斯默斯是一个黑白混血儿,被逐出孤儿院以后,便带着这个不明不白的身份,如孤魂野鬼到处游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白人社会里没有人接受他,黑人社会

又把他作为白人派来的密探而猜疑和防范。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白人还是黑人,总是受到命运的嘲弄,最终变得冷酷、自卑而死去。福克纳自己说:“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6]在《去吧,摩西》中,福克纳再次提出了男性身份问题,小说主人公罗斯·艾克以及卢卡斯的生活历程表明,男性片面追求自我身份的努力不会成功,相反是失败,而只有把自己看作包括黑人及妇女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单位时,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社会观念中的男性核心,只有在具备了多样性而非唯一性时才能发挥作用。后现代之下,已没有可以确切知道的核心,个人仅仅是关系中的一个单位,这就是“为什么福克纳的许多男性人物奋斗不息,却并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关键是这些男性的生活里缺少了(时常是被剥夺了)某种关系可以对其身份起决定作用的关系(如父子、夫妻、后代与长辈、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集团等等)。福克纳的男性人物在努力恢复或建立某种关系的同时往往会忽视、脱离或者打破另外一些重要的关系,比如与周围人群的关系恶化等,这必然导致他们陷入更深的身份危机”^[7]。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身份探索,应该说也是由来已久。金庸通过对郭靖、杨过、乔峰、石破天、韦小宝等一系列武侠人物身份问题的描写,深刻地探讨了中国传统“血缘身份”在进入现代语境之后的认同危机,已经较为明显地带上了后殖民的色彩,但金庸小说最终的解决道路,仍然是让人物身份回归到传统价值体系之中。大陆新武侠小说继续了这一话题,而有了进一步的延伸,人物身份不是可以由韦小宝式的“五族融合”之类简单叠加可以得到解决,而是成了最终无法解决的“迷宫”。这种“迷宫”式的人物身份,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疑惑”,更是“混杂”。和金庸式的“身份疑惑”不同的是,金庸式的人物,可以通过拨云见日而逐步理清人物身份的真实内涵,最终达到人物性格及其行为与人物身份的统一,这是基于“我是谁”的最终确认而具备的现代性;但大陆新武侠小说的人物身份,更重要的层面在于本来就是“混杂”的,而最终仍然无法解决这一“混杂”,因此,“混杂”就成了人物的常态而导致了“个人身份”的迷思。典型的如步非烟《天舞纪》中的主人公李玄,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李玄的出生,是《风月连城》式的;李玄出场,是周星驰式的;李玄进入摩云书院,变成了韦小宝式;李玄揭秘三大传说,则又变成了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式;李玄悟照三生轮回,是《月影传说》式;而最后‘心魔’消散,四极龙神石星御离开终南山,又成了《修罗道》式以及古龙的小李飞刀式。”^[8]作品接下来并没有探究李玄到底是谁?正如后现代主义不需要通过确证而获取深度,后现代的武侠也不需要

通过“我是谁”的剥笋而达到善恶二元的判立。“混杂”本身就是常态,问题在于如何从这样的常态中走出来,找到一个不需要确证个人文化身份的自我,这里的自我,就在于人物已经在此存在而且顺应了存在。于是,身份危机从表面上看是解决了,而其内里却仍然存在着,看不到解决希望。现代和后现代,在表面上都可以是西西弗斯式的,但现代语境之下的西西弗斯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他完成了他的伦理责任,他对得起他自己;后现代语境下的西西弗斯却不需要完成某种责任,他作为大侠,同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然而这就是他的常态,他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目的与义务。

三、颠覆的后现代:“颠覆自我”与“颠覆世界”

在现代小说语境中,试图给小说一个终极意义,文本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艺术整体。福克纳小说和大陆新武侠小说都表现出对这种统一意义的解构和颠覆,他们在小说中,“没有强加给小说一个权威的声音或一个统一的意义,相反,小说中的人物不仅独立于作者的意识,每个人的声音不仅相互平等,而且保持着他们的独特个性”^[9]。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明显地表现了自我颠覆,通过描写美国南方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旧南方的确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蓄奴制种植园经济固然早已解体,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正在像冰雪一样消融。小说中的几个主人公用不同的声音讲述故事,反映了南方的不幸:凯蒂的堕落意味着南方道德法规的破产;班吉身材高大,却丧失了思想的能力;昆丁思想复杂,偏偏是行动的矮子,他最终选择了自杀来毁灭自己。作品还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南方”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栩栩如生的康普生家族子女的形象,充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其中,昆丁的自我颠覆最是发人深省,他性情敏感,思维敏捷,然而,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却并不是充满阳光的清新空气,而是令人窒息的浊流。他孤身一人与环境作战,在美好的理想与肮脏的现实夹缝中进退两难。作为没落的种植园主家庭的末代后裔,康普生家中的长子,一种没落感始终笼罩着昆丁的心灵,常常多愁善感,忧心忡忡。他热爱妹妹凯蒂,把她看作夏娃,看作南方淑女的典范;他想与妹妹乱伦,以保持凯蒂的“清白”,可是妹妹却未婚先孕,沦落风尘。昆丁无法接受这种打击,对他来说,“未来”是看不见的,“现在”则是模糊不清的一片混沌,惟有过去才是真实清晰的,他怯懦了,退却了,在一个夜晚投河自杀,以“自我颠覆”向社会作最后的决斗^[10]。昆丁意识到,和自己作对的不是任何人,而

是时间,时间已经把自己所热爱的古老传统彻底摧毁,旧南方的末日临头以及肚子的咕咕叫声都使他想起时间的存在,即使把钟表砸碎,时间照样前进,昆丁只能“颠覆自我”。在这里,昆丁的时间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大陆新武侠小说作家深入到人的本体,后现代色彩的“颠覆自我”也十分明显,并且进一步变成了“颠覆世界”。方白羽的《游戏时代》系列,就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颠覆”的省思。整个《游戏时代》的大框架,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维进联盟”控制了“真实幻境”游戏,派人到游戏中去寻找某种作弊代码,包括《占星术》和《易经》,正常的人“在游戏中照正常的虚拟人生成长,有了完整的虚拟人生经验和记忆”^[11],而派去获取代码的却是快速生长起来的克隆人,于是,就有了在宋金元对峙时代的东到东海、南至南亚这样广阔时空里的种种不平凡的经历。问题在于,本来是虚拟游戏,却又是“真实”的幻境,那么就对我们过往的历史真实性提出了不确定性的质疑,这也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正如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世界里,小说便死亡了。或者,小说被迫成为这些确定性的说明,这是对小说精神的背叛。”^[12]由此,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是超级特工式地执行任务,忠实地执行着他的使命;但他在真实与虚拟的困惑中,开始了对世界意义的颠覆,于是他开始反叛任务,受到追杀。如果说以金庸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性的港台新武侠小说,颠覆了善恶二元的传统价值,那主要是我们赖以维系社群的“人之图景”;那么,方白羽式的小说走向,就是在对于我们赖以维系存在的“世界图景”的颠覆,也是对过去潜藏于“深度模式”之下的文学价值体系的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后现代性的。

总之,福克纳和大陆新武侠小说家们都是人的

内心活动的挖掘者和表现者,但他们从乡土生活体验、人物身份认同、价值解构颠覆等不同方面,都表现出和现代小说不同的后现代性。这是福克纳小说超越现代性而取得世界性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大陆新武侠小说以“80后”为创作主体又面向“新生代”所取得的新的成就。当然,和福克纳相比,大陆新武侠小说在整体上还很稚嫩,但他们所具有的颠覆的勇气和前瞻的姿态,将会成为他们不同于前代武侠小说的重要元素。

参考文献:

- [1] 黎明. 福克纳小说中的象征隐喻[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 95-99.
- [2] 韩云波. 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4): 150-156.
- [3] 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0: 274.
- [4] 郑保纯. 论大陆新武侠的当代性回应[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4): 157-161.
- [5] 时未寒. 射向天地的一支箭[J]. 今古传奇武侠版, 2004(9): 7.
- [6] Gwynn, Fredenick, L., & Joseph L. Blotner (eds.).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M]. Vintage Books, 1965: 72.
- [7] 魏玉杰. 福克纳与后现代主义[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3): 138-141.
- [8] 韩云波. 前言: 繁花耀眼的想象之旅[M]//步非烟. 天舞纪.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8: 1.
- [9] 郭永红, 李萌羽. 论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后现代精神[J]. 山东外语教学, 2006(2): 91-95.
- [10] 黎明. 威廉·福克纳和他的“插曲式小说”[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6): 133-136.
- [11] 方白羽. 游戏时代 I: 天机破[M].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06: 275.
- [12]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67.

责任编辑 韩云波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Modernism of Faulkner and New Chivalry Fiction in Mainland China

JIANG Zhi-l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402168, China)

Abstract: Faulkner and the writers of new chivalry fiction in mainland China applied the visual angle of post modernism with overstepping postures of novel modernity to express their “Yorknapatawpha” kingdom and “Jiang Hu world” from local angle. Their novels expressed “status crisis” and “status confusion” from status angle and expressed “subversion oneself” and “subversion world” respectively from the angle of deconstruction subversion. Their novels expressed the similarity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macro context in the world.

Key words: Faulkner; new chivalry fiction in mainland China; post modern